

九歌文庫
331

隔著 竹簾兒 看見她

林海音著



林海音 著

隔著竹簾兒看見她

九歌出版社 印行



九歌文庫(331)

隔著竹簾兒看見她

GAZING AT HER THROUGH THE BAMBOO SHADE

著 者：林 海 音

校 對：蒲 麗 月・林 文 星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7526564・781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號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1弄34號 (Tel: 740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2段173號 (Tel: 7773915)

印 刷 所：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(電話／02-9771061)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 (電話／02-5423347)

初 版：中華民國81年5月10日

初版3印：中華民國81年9月10日

定 價 16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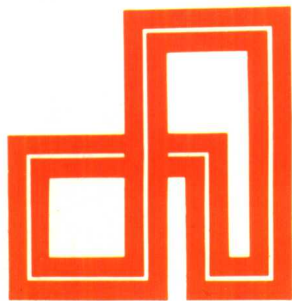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560-197-1

(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)

作者以簡潔的文筆、豐富的人生歷練以及珍貴的文學史料，寫下這本生動、感人的文集。在他筆下的文學家、知識分子與文化人，從三〇年代到現在，從台灣、海外到海峽彼岸大陸，他們感人特殊的際遇，與作者間醇厚的友誼，無一不是大時代中最不凡的片段。全書並有作者珍藏史料性照片數十張，文圖並茂，彌足珍貴。



林海音，原籍台灣苗栗，生於日本，長於北平。曾致力於小說、散文、兒童文學等範疇，集作者、編者與出版者於一身，成就卓越。著有《城南舊事》、《剪影話文壇》等文集數十部。主編《聯合報》副刊期間，提携文壇後進無數。創辦《純文學》雜誌，主持《純文學》出版社，對現代文學的耕耘與推廣，不遺餘力，影響文壇深遠。



九歌出版社

ISBN 957-560-197-1 (855)



00160



9 789575 601973

臆勝

彭歌

《隔著竹簾兒看見她》之序

1

大眾傳播學裏一條重要的原則：「人，最有興趣的對象就是人。」

文學，不管甚麼體裁、甚麼形式，也終歸都是以「人」為中心。所有的文學家，無論是詩人、小說家、散文家，或別的甚麼家，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對人生的熱愛，對人的關懷。離開了這個，世間無所謂文學。

林海音女士的寫作生涯，從新聞記者開始，以《城南舊事》和《曉雲》那樣的小說揚名，創辦「純文學」月刊和出版社。她喜愛新聞記者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的工作；她喜愛小說創作，可以為之廢寢忘食；她以

奉獻的精神辦出版事業，為讀者和作者提供了最佳服務。

可是，她最有興趣的，也最為關心的，還是人，各色各樣的人。她的先生，她的兒女，她的朋友——真是交遊滿天下，三教九流，無所不容。她有一種親和力，讓男女老幼的各色人等，都喜歡跟她談心。

《隔著竹簾兒看見她》是她的新作，很俏皮的書名；其實，這是一本以「懷友」為主的文集。隔著竹簾兒看到的，不祇是一個「她」。

2

二十世紀最出名的傳記文學家史特拉屈 (Lyton Strachey)，寫傳記時恪守他自訂的三大信條：第一、文字要清晰簡潔，其次是態度要不偏不倚，追求真相。第三是要富有自由的探索精神。因此，他能為傳記文學開拓了一片新境界。他的特長是，從千頭萬緒的史料中，抽絲剝繭，提要鉤玄，像煉金術士一樣，棄糟粕而取菁華，筆底英豪，栩栩如生。

但也有人說，史特拉屈局限於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態度，他透過文學的形式來觀察人生，往往扭曲細節，使得主角變成了卡通化的人物。很生動，却未

必真實。

海音寫的不是宏篇鉅製的名人全傳，而祇是某些當代人物——絕大多數是文學作家、知識分子與文化人——的一個側影或浮雕，當初在報端發表，篇幅有限，每個人平均不過是三兩千字。但是，每一個人都具不同凡響的經歷，每一個人也都留下了可思可懷的心血成就。

海音就是以清晰簡潔的筆墨（這本來就是她寫作的特色），公正求實態度，和自由探索精神，去勾勒這些人物的面貌與心魂。

書中的二十來位先生或女士，大都與文學、藝術和新聞有關，而且和海音有深切的感情，所以她寫來便有與眾不同的風味。

像高齡九十有五的成舍我先生，當年在北平辦報，又創設北平新聞專科學校，「雖然初辦只有百把個學生」，海音是其中之一。舍老的言教身教，對海音影響深遠，是「一生的老師」。

又如著名的影星胡蝶、白楊，都是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味的大明星，前者是海音中年的摯友，後者是初中時代要好的同學。

老一輩的人物，像蘇雪林，像蕭乾和文潔若夫婦，像王壽康，像蔣彝；年輕一輩的，像余阿勳，像王正方，像秦家驄；每個人都有一些感人的特殊遭際，形成了動亂的大時代中不凡的特色。

我讀起來深感興味的，是國劇名鬚生余叔岩的女公子余慧清，寫她父親生平逸事的文章，和海音「一甲子的同學會」——北平春明女中的三個同學，余慧清、白楊、海音，隔了六十年之後居然又能重聚一堂。這樣長久的分別，已超過了杜甫所謂「昔別君未婚，兒女忽成行」；再想想在這一段歲月裏中國人所經歷的種種風波和磨難，更不止是令人嘆息悵惘，臨風涕泣了。

3.

在全書中，份量最重、篇幅也佔得最多的，是有關女作家沉櫻（陳鎔）的文章，從〈念遠方的沉櫻〉，到〈最後的沉櫻〉，紀錄著她們兩人之間大半生的友情。

從某些方面說，海音與沉櫻兩個人的性格和經歷，都有絕大的不同。人與人之間的情分，也許都要歸之於一個「緣」字。

海音的性格爽朗開濶，處事明快，她自己主持出版機構，又參加許多文化活動，不但劍及履及，而且當機立斷，很有所謂「現代女性」的霸氣。沉櫻則偏於內向，輕言細語，除了專心寫作和教書之外，似乎與世無爭，不食人間煙火。

可是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，海音內外兼籌，相夫教子，家庭生活極為圓滿，可說是傳統型的賢妻良母。沉櫻則外柔內剛，愛憎分明，在婚姻生活上曾遭遇兩度變故（先和馬彥祥，後和梁宗岱，都告仳離），飄然遠引，一旦袂絕，便獨力撫育兒女成人，在四、五十年之前，這樣的剛烈性格，可說是獨立性的女界先鋒。

海音和沉櫻這些立身處世相異之處，幾乎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；可是，她們却是幾十年的莫逆之交。沉櫻對海音的信託，海音對沉櫻的關注，在友儕之間成為美談。沉櫻的許多譯著，開始是由海音為之安排，而引沉櫻進入出版界。但最後沉櫻的散文全集《春的聲音》，則是由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為之編輯出版。這本四百多頁的書出版後航空寄到美國時，沉櫻已經是彌留狀態。

海音說：「我能在她生命的最後，把她在臺灣的文學、友誼、家庭生活做個總結，於心已安。」所謂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，友道之厚，著實可敬。

在沉櫻去世之後，從彼岸輾轉發現了沉櫻和梁宗岱分別四十餘年之後的「最後通信」。這一對「文學怨偶」的離合，雖然不像徐志摩或郁達夫諸人的事蹟那樣騰揚衆口，但在飽經顛沛之餘，各自都能有所成就，正如沉櫻所說「人間重晚晴……我們都可說晚景不錯了。」

沉櫻給梁的信中說，「在這老友無多的晚年，我們總可稱為故人的。」榆桑晚景，去日苦多，這已是無愛無恨的超拔境界了。

這幾封通信的披露，不僅是文壇史料中的一束重要補白，也讓後之來者——無論識與不識，皆能體會到他們的相知共識，是多麼珍貴而難得。

沉櫻的散文醇雅有致，譯文更是融通傳神，褚威格的作品，特別是《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》，幾乎每個喜愛文學的人都讀過，感人至深。

照我猜想，海音的書名《隔著竹簾兒看見她》，雖是取於歌謠，但無意有意間也有懷念沉櫻之意吧。

書中的人物，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都與沉櫻呼吸過同一時代的空氣。雖是各成獨立篇章，但是，讀竟全書，我不免想到孔子立川上的喟嘆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

人世種種，無常無住，沒有甚麼一定是永恆不變的。悲歡喜樂，轉眼成空。身前身後的名聲事業，說來也仍是虛空。儘管如此，凡人總是爲此想不開、看不透。

若真的一切都想開了、看透了，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，人生也就不成其爲人生了吧。某些煩惱、某些憂慮、某些遺憾，都是避免不了、也不應迴避的。

如是，我們就「隔著竹簾兒」看下去吧。從這些熟識的或陌生的、親近的或遙遠的人與事之中，更加參透了人生的無可如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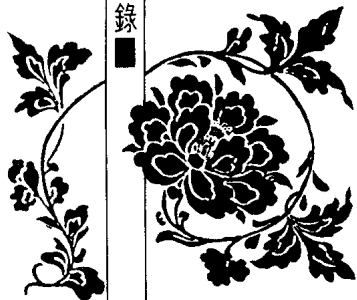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悲涼，有些寂寞，但仍皆歸之於可親。這便是海音作品之魅力。

自從《城南舊事》被改編成電影，且得了亞洲影展的大獎以來，林海音的大名在海峽兩岸同樣的響亮。以一個原籍台灣苗栗、出生在日本大阪、成長在北平的作家和出版家，林海音在目前這樣的特殊環境裏，應該承擔起別的人不

適合、或挑不起來的某些任務，成為溝通兩岸文學界的一座橋樑。

這話也許說得遠了一點吧。有很多事情，在眼前的朦朧氛圍中，還是「隔著竹簾兒」看看再說吧。

——寫於一九九二年四月



《目錄》

朦朧(序)——彭歌 1

「啞行者」蔣彝 ■ 21

隔著竹簾兒看見她！ ■ 26

「牧童阿勳」 ■ 38

遙念胡蝶 ■ 44

念遠方的沉櫻 ■ 50

附：天上人間憶沉櫻(金秉英) ■ 60



春聲已遠 ■ 72

海天永隔故人情 ■ 77

憶故友文心 ■ 86

邱七七和高堂老母 ■ 95

秦氏千載史 ■ 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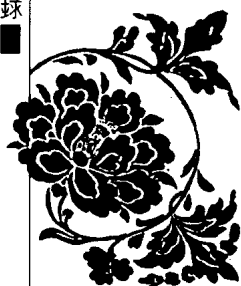
觀「北京故事」隨想 ■ 104

看立報·憶故人 ■ 112

「野女孩」和「嚴肅先生」 ■ 118

雷震亮相及其他 ■ 126

演藝生涯半世紀的白楊 ■ 131



一別半世紀 ■ 141

讀陶邦彥的新作 ■ 152

藝文二三事小記 ■ 155

簡寫《芙蓉鎮》作者古華 ■ 168

一生的老師 ■ 172

她今年九十五歲嘍！ ■ 183

讀〈我的父子關係〉 ■ 193

附：我的父子關係（王正方） ■ 198

最後的沉櫻 ■ 208

附：沉櫻、梁宗岱的最後通信 ■ 214



附：怨「藕」(張錯) ■ 224

一甲子的同學會 ■ 232

附：在父親身邊的日子(余慧清) ■ 242

亮麗且溫柔 ■ 251

後記 ■ 261



余阿勳（右）與
何凡、海音在東京

（文見《牧童阿勳》）



胡蝶年近七十時，
依然丰采迷人。

（文見《遙念胡蝶》）

